

得一為正萬物將自實若夫一則徇五常百  
行於事而為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  
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  
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為本也  
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  
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殫陰陽潛運而  
為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  
謂之敏德而以行為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  
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  
則殫智巧華薄驕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  
辱矣夫道甚易知其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  
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為而成以  
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為天下正  
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  
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卷三

程泰之  
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氏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兵者皆  
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氏也者據道本而  
隘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  
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持以治者  
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  
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  
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  
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  
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氏所主  
當專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  
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為治則是未嘗或能遺  
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  
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  
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闢太極以立乾坤造

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  
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  
老氏也則夫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  
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知老氏者  
也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與而  
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  
凡六經至於紀述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  
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  
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若言則是  
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  
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  
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  
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  
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  
貫之道惟曾子能出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  
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  
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  
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

六經論孟不嘗究極者也若夫老氏寫其起絕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愛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資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權要蓋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為天地以上皆可名以無既為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為器具則皆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聞老氏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氏之謂有無也者道器交相輸載而不可泛以形求也哉且夫混成也玄也又玄也其際至於不可見聞搏執則其為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則此之一無豈不槩由萬有也哉及其出而為有也天地之產是為人物而人物皆蘊元

氣也大道之派是為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也是故易之肇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為一初而隨

所形見以名其出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內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且非可析升降以為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騰而虛者為焰下著而實者為炭焰炭也者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為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為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名轉為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為妙微此持欲自立已則以示無所師承焉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微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論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為之已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

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為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為無在器者為有其別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為器則有體質矣體質具而真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夫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虛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為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

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  
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為利  
者猶曰管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為用  
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  
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轂者  
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有也  
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為無也此老氏求  
以無之而始為已用者也是為老氏超有用  
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  
如兵如刑者則亦不肖與明也是故恬淡蕩  
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  
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  
夫恬淡慈哀宜其于戈殺伐之所有歟而夫  
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  
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  
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  
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為  
我用而我常不為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為老  
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為無用之無也  
有中<sub>三</sub>之無下

是理也宜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  
夫兩造交攻乃始為訟兩軍相加乃始為敵  
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  
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片言  
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  
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  
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覺者其身必在甕  
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  
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寶有  
於輻轂而遽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  
即孔老之言兵刑而參配其有無為則如此  
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  
理尤為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  
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帛  
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為禮也樂  
之有和也非鐘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  
能成其為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  
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

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  
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  
乎運載者同為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為之  
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  
翻變禮法而別為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  
凡舟與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  
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  
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撲鎮天下以無事  
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  
之屬雖可以為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此  
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立教不同故著  
語五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  
用大易故名而正為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  
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  
矣惟其變道器以為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  
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  
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  
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為然試於讀  
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  
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  
 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  
 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  
 而不極闕其神而不示辭其成而不居則求  
 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  
 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為該貫而明者也  
 蓋剛之為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  
 實而塞也柔之為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  
 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  
 通也故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  
 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乎欲先人以其身後  
 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  
 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  
 者為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為而無不  
 為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  
 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  
 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實而用之者矣而或以  
 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  
 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  
 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  
 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  
 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情諸無用  
 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  
 列子設為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  
 向而異成敗者則曰向氏喻國氏致富之言  
 而不喻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為身殃也其意  
 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為用矣而  
 其所從用之則濟寬者有制絆弛者有猛暗  
 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  
 方廉直光實嘗交出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  
 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矣猶有敢於為  
 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  
 其無貸也又如自夸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  
 可必者歛弱廢奪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  
 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墮事功者皆其守

道等

雌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  
 求為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  
 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  
 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為眾  
 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  
 總眾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  
 又玄即上乎道而為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  
 莫之為而為其在天下自賓自化自正自富  
 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敢  
 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為  
 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  
 也樸也之二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為天  
 地造化為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  
 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  
 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  
 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此之玄牝同之玄同  
 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  
 入乎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  
 賢區信非苟為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

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  
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  
其親與並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  
九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為仁也此在孔  
孟雖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  
施濟眾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  
充盡仁理也為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  
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者其  
樂皆類此也此非抗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  
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  
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疎畧之甚也蓋所  
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畧其勢使然非有彼  
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  
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 道序

下學而上達十三踐迹而後可以入室十四也有初有  
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  
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  
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已及無之後故書  
指所及遂為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為無中

函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為聖  
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  
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  
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林傳藥以為  
酒醴也及其及成則林蕪變而甘滋見是固  
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林蕪  
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稊稻之為室塞  
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學益而隳從  
損始是為不用林蕪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  
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為地以受此損也諸  
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譏  
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  
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  
當不易矣

###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途十五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  
是為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  
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  
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  
陽生殺既已為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

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為德德之玄  
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有無也二者同出一  
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槩同故老氏之語  
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  
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為間也

### 明矯

老氏之絕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  
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今率多咎之為其迹  
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  
理著見不可誣矣易三卦之尚象制器有  
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黃  
帝堯舜皆嘗相為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  
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黃帝以主其教而凡  
古之聖智樂取而譏之則夫黃帝也者亦在  
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  
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  
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  
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  
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  
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矣結繩

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為已教之嘗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絕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偽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結絕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塾而智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質信於結絕而謂人偽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為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為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篇終自為之明日周之辭荒唐而說謬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為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為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畧與老莊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辨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為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

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繁辭而後會集于總也今通攷老氏一書凡其說理率不能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資根株於易而撫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面焉載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議乎此而故為夸高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語而著諸原道以答詭夫儒徒之不能致辨也。是固不失其為衛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晉之乘楚之檣枕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道則其徒偏敬已師過為推尊亦何害其為

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有不察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為道德本祖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矜矜矜矜矜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踰矩也則安足以訓式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體妨也大昌為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已久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率皆借孔顏所造以為淺深之喻則夫三子之尊孔氏也其已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真確也蓋列氏設為顏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為益已及損者也莊子設孔顏相語而曰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顏子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前四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不能追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為無不為者惟孔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攷甚明也豈有威德外著既已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有矜矜矜矜矜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



抑之而又揚之率嘗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  
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  
違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辨以示無所師  
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名天地之始即太  
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為物者也常無常有可  
觀妙微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網緼為三而  
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  
神榮落者即消息盈虛說為屈信者也不敢  
為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發明襲常是顯  
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  
者不勝言也若夫絕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  
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絕也功用莫非剛柔  
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為仁義也是仁義日  
常為用不須更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  
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  
是也

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為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  
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  
也凡今本分標道德經者則恐後人為之  
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  
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標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  
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常為八十  
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著語有曰  
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  
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  
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  
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為一義使此句不可  
通之他句章為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  
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  
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  
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  
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

熟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此章  
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  
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  
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  
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注條條  
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  
謂老語為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與固嘗營其有以  
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離隱之  
體焉何謂離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  
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  
以然期夫人之深末而自得故其語言所著  
如連山斷壑離離手相絕而相貫也說者不  
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  
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  
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  
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  
辭與說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瘦辭  
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

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為鬼神憚為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莫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其辭而證以人事遠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為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曷如勿為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苟其欲述前作則別為一書以明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為五千言者立為義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放離隱而難遽解此二子者則皆敷繹而會輯之蓋有教誨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釋而較他人之所釋則夫喜為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

以微妙為玄玄之又玄豈非眾妙之所從出乎蘇子瞻作眾妙堂記始因觀灑水雜草者手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網之脫難之伏而形容道之真妙彼庖郢之技得於習而非徑達也孔子以魯昭公之世適周老子曰子亦得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也聃為周藏室史有子曰宗任魏為將數世之後孫之雲仍曰解任漢為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仕也非無子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又不傳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隱著書垂世惟關今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而聞歟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可謂兼眾妙而得之矣河上公示其神變坐躍騰空止於玄虛以是為玄豈老子之所謂玄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錄良有以也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道德經解綴梓以為教門傳遠之光蓋有志於思玄者也故歷敘所聞以告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格書于辰陽擬盤寓隱  
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理幽深非特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君鴻儒莫不箋註研窮其妙亘古今傳之無窮凡道家者誦誦其正經猶恐未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深造玄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秘蘊莫盡其要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欲編為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所藏之書合而為一乃總八十一章為三十一卷第繡符之費浩大非獨力所能為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鑿持疏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冠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食之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成每自披閱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玄者也若帝王公侯導之則國治天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親士庶人佩之則復歸於傳朴吾道體之則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乎凡我同志受持



者幸毋忽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楊  
劉惟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法道道法自  
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不居大同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第  
三十四第五

十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物  
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何嘗自有  
其功為而不恃盈天地間皆所為何嘗自恃  
其能功無不成成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  
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為天下正無  
非法天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  
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其  
無為之効驗也欲釋老子之書者舍法天舍  
自然舍清靜無為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  
以此而釋老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提點  
劉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復下  
注脚余曰吾穎祖已於是書用其力矣坡祖  
嘗稱之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  
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程秦之亦服其善  
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穎祖哉月

屋曰義理無窮易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  
之源流而來余却之不能龜勉求之積日書  
成謂其備全秩可也謂其能繼穎祖之後塵  
則不可謹敘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  
其僭戾戍重陽日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遺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真知

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道厄於時  
經燼於火惟五千言歸然魯靈光之獨存豈  
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詠間有未知句讀  
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躡為正其訛而折其  
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  
之邊錄以寄老師一見稱獎辛卯僕忝與歲  
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閣古邵丙申之暮常  
武寓公趙君貫道來正學綱袖示老師月屋  
二書垂諭新刊遺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  
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為之驚愕而繼之  
以媿且病也僕已鈔梓似難反汗已亥夏僕  
冒暑訪月屋則所刊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二  
而石潭老已為古人矣感慨之餘借以木鑽  
石磨磨成鏡之事課為古體勉其硬著春

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  
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  
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  
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是  
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遺德經大包天地細入毫芒離甚約而理甚  
博玉笈金輪豈造次所能抽啓哉古今註詠  
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遺彼如八音  
異奏而不能至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  
文為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氏矣翅萬億

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鸞筆恍惚  
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緒閱問如入寶藏金  
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乳錯落萬狀  
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闕尹  
一見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富不在尹之  
下雖然  
太以上無為為宗誦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  
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  
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  
之曰孺子可教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

大素疑神廣道真人張與材跋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漆四

疑道大師常德法玄妙觀後觀事類雜編  
前朝奉文大夫守海鹽縣監院編修丁易來校正

道德經

考異 河上公本分道德為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頌演本來子之類是也皆

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氏則以虛无自然者為道豈可強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保保赤灑灑之性老氏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強而合之於釋

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虛无為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真空為性而不雜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真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旨亦自失其宗旨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為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 河上公作能道章趙實卷作顯理會真義章今從明皇本